

愧對良師

——紀念王力老師九十壽辰

黃家教

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

一九八〇年十月，我到武漢參加全國語言學會成立大會，見到了敬愛的老師了一先生。十年久別，如今重逢，倍感親切。學術界、教育界的前輩，經歷那焚琴煮鶴的年代，輕則絃斷羽折，重則琴毀鶴亡。先生備受折磨，大家都關心他的健康。拜見先生時，他却不多談「浩劫」期間的遭遇，反而樂於問我學業的進展和今後的打算，我深感不安。我說：「愧對良師！」

師母插說：「文革」期間被抄家沒收的東西有部分送回來了，其中一張是你們的婚照，估計你們未能保存下來，準備寄還給你們留作紀念。我和大學同班的同學龍婉芸結婚，先生是我們的證婚人。在婚禮中我們一起照了像。不多久師母就把照片寄來了。這份「禮物」非同尋常，它包含有多麼深的情誼！

我和婉芸都是先生四十年代在中山大學創辦的語言學系第一屆畢業生。後來我在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當研究生時，先生是這個研究所的主任，曾主持我的碩士論文答辯。先生執教南粵，歷時八年，教澤流長。

一九八二年八月，我到北京參加國際第十五屆漢藏語言會議。會後第二天，我和幾個先生教過的學生，敬備禮品，為師母祝賀七十壽辰。雖是清茶暢敘，而氣氛之熱烈，不亞於頻頻舉杯。當晚先生設家宴款待 Timothy Light 等三位美國語言學者，我應邀作陪。席間我為外賓分菜，為先生夾菜，先生戲言：「家教是半個主人。」先生對人處事的態度非常嚴肅，使人感到可敬；先生言談卻又十分幽默有趣，使人感到可親。正因為如此，我才敢在先生面前說說笑笑。記得有一次，先生談到「文革」期間，他的住所被「革」去了一半。後來在另一所房裏給他騰出一間當書房。於是先生與師母白天分處兩地。我說這可便於先生寫《兩地書》呀！先生莞爾一笑！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先生和師母應邀到廣州參加中山大學校慶活動後，我和吳宏聰教授奉陪遊覽肇慶七星巖，先生賦詩一首，以誌遊興。詩云：

宿願名山汗漫遊，尋幽訪勝到端州。
桂林峯嶂西湖水，巖外摩崖洞內舟。
景物流連思悄悄，湖山俯仰念悠悠。
登臨恨不高千仞，南國風光眼底收。

對七星巖洞裏有渠可以蕩舟的景色先生非常喜歡。先生心懷豁達，樂於聽取別人



左起：黃家敦先生、王力夫人、王力先生和吳宏聰先生。

的意見，即使學生後輩的淺見，也盡量擇優吸取，並鼓勵學生不要墨守師說。先生認為，「如果墨守師說，學術就沒有發展了。」^①這跟那一味叫嚷「聽話」，稍有偏離，就大喊「逆師」的態度，相去太遠了。先生早期出版的《中國音韻學》，當廣州音系有介音處理。一九六四年我寫了《廣州話無介音說》一文，寄請先生審閱，先生表示同意廣州話無介音之說。同遊肇慶時，先生又一次表述此意。先生在近年出版的《漢語語音史》和《漢語語音的系統性及其發展的規律性》，^②都改變了前說，再次申明廣州無介音。先生的風範像桂林峯嶂那樣挺拔，先生的心像西湖的水那樣平和，先生的氣量之大，好比內可蕩舟的巖崖巨洞。

先生是一代宗師，學貫中西，世人共仰，但先生仍常以不懂數理化為憾事。這正是「登臨恨不高千仞」的氣概。先生著述達一千萬言，八十高齡時仍抱「還將餘勇寫千篇」的宏願。^③先生博學雄才，著述終身而永不知足。後學如何隨後乎？吾愧對良師！

① 見先生為楊耐思《中原音韻音系》所作的序。

② 見《王力論學新著》。

③ 見王力《庚申元旦遣興》詩。